

#### 第四十九回 展示法寶

話說惠能離開獵人隊，剛到廣州法性寺，就以風幡非動之機，觸開印宗正眼，使印宗法師對他刮目相看。老法師見了惠能那靜肅的風度，超脫的氣質，就知道他是一位斷除欲望的智者。突然驚疑的瞪大了眼睛：「聽說黃梅衣法已經南傳，被一個俗家居士所得，莫非此人就是行者。」「正是在下。」「這麼說行者就是那位南遁的負舂居士？」「不錯，在下曾在東山踏碓舂米八個月。」「聽說東山武僧已經放火燒寺燒山，行者怎麼會…？」「東山武僧雖然放火燒寺燒山，可我卻火中倖免，遵師遺囑，隱遁至今，方才出世。」「真是菩薩保佑，行者安然無恙，既然行者是禪門一代宗師，就請行者出示衣鉢，以足信憑。」

惠能一聽，立即從身上取下衣鉢當眾展示，唰的一下打開了。就見這件祖衣光芒四射，耀眼生輝。印宗法師仔細一看，果然是禪門代代相傳的衣鉢，老法師又驚又喜，慌忙走下法座，衝著惠能是納頭便拜。惠能一看，急忙把老法師扶起來：「法師，快快請起，佛門規矩，只有在家禮拜出家，哪有法師向我頂禮的道理，這不折殺我了嗎？」「行者有所不知，這世間禮法，先聞道者，吾之師也，佛門規矩，早得究竟者，吾門尊也。行者乃一代祖師，以法為師，行誼為次，還請行者快快上座，好讓我等焚香禮拜，以增福慧。」印宗法師說完，把惠能迎請到上席。印宗法師這一舉動真是功德無量，竟使惠能這個貧困襤褸的流浪漢，立刻變成容光煥發的六祖大師了。

諸位，世上有千里馬，也要有伯樂，千里馬要有伯樂的賞識才

行。惠能一生的成就，除了他自己的精勤努力之外，也和五祖大師、印宗法師兩個人分不開的。如果沒有五祖大師的慧眼識人，知遇之恩，任人唯賢的話，惠能萬難承得禪門衣法；如果沒有印宗法師的敬賢奉聖之舉，惠能也很難在嶺南大施弘化，光大禪門。諸位，我說到這裡，不知大家有何感想。自古以來，嫉賢妒能這個怪物就從來沒有絕過種，它不時的變換著面孔和姿態坑害著善良的人們，到處都留下它的惡名。在極端嫉妒者的眼裡，別人的幸福是他的痛苦，別人的災殃是他的快樂，別人的才能是他的在喉之鯁，別人的成功是他的心頭之恨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病態心理，嫉妒的實質都是個人至上、唯我獨尊。一個後起之秀，往往好招人嫉妒，尤其好受到那些自以為資歷老的人的嫉妒。

一個人要想追求心靈的超越，就要破除我相，摧毀自我意識的空間。但這一點很難。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，要征服自心、戰勝自己太不容易了，拿破崙將軍能征服半個世界，他卻征服不了自己的心。唯有能夠征服自心的人，才能真正走上出家修行之道，所以說「英雄好當，和尚難做」。這印宗和尚不端法師的架子，不擺住持的資格，沒有貢高我慢的心理，沒有嫉妒的心態，真是難得，不愧為一代有修行的大德和尚。他把惠能迎請到上席，當眾說道：「眾位師父，這位盧行者乃是黃梅東山五祖大師的衣法傳人，現有衣鉢為憑，我等理當敬拜。」印宗法師說完，又朝上席的惠能拜了下去。

印宗法師令人稱讚  
自卑謙下真乃聖賢  
虛懷若谷不計貴賤  
當眾跪拜把惠能參  
有道是文人相輕常常見

卻原來沙門奉聖心無偏  
老法師功德無量堪稱羨  
流芳千古至今傳為美談

印宗法師朝上席當中的惠能拜了下去，像老法師這樣的身分，都對惠能如此的恭敬，其他眾僧哪有不拜之理？所以，法堂裡的眾僧一齊向惠能跪拜，有的還一邊跪拜一邊悄悄嘀咕：「沒想到，十五年前東山武僧到處追殺的就是此人，他可真有本事，一不是剃度僧人，二不是五祖門人，只是踏碓八月，就暗得衣法，有兩下子。」「那當然，聽說他一偈明心，見地超群，東山武僧都敗在他手下，不簡單！」二人這麼一議論，有一位和尚答話了：「你們倒是挺會捧他，那東山的比丘敗給他，不等於天下所有的比丘都敗給他。不信我現在就叫你們看，我現在就讓他當眾出醜。」說此話者乃是僧中怪人智廣，他對惠能心裡不服，想要和惠能一試高下。

他來到法壇前，衝著惠能雙手合十：「聽說盧行者見悟頗高，貧僧特來請教。」印宗心裡一驚，心說，他怎麼湊上來了，他平時就愛巧舌雌黃和大夥鬥嘴，今兒個他可別不知好歹，再和六祖大師頂起嘴來。老法師想到這兒，以目示意，告訴智廣不要對六祖大師無禮。可是智廣假裝沒看見，兩眼一個勁兒的盯著惠能，想看惠能如何回答。惠能衝他一笑：「師父誇獎，請教不敢當，師父若不吝賜教，惠能洗耳恭聽。」「行者，那東山武僧都傳說你盜取東山衣鉢南遁，你以為你自己是盜嗎？」印宗法師一聽驚出一身冷汗，可惠能卻坦然自若：「我於夜半攜衣南遁，確實形如盜賊。」「如此說來，那行者這賊名恐怕難逃了，將要與法同傳禪林。」印宗法師一聽，驚出一身汗：「智廣，你休得無禮，豈可如此欺藐吾宗六祖，還不下去！」

惠能一擺手：「老法師，不可如此，這位師父說得很對，我這

賊名確實難逃。不過吾宗賊人很多，我這個小賊還真算不得什麼！吾宗初祖達摩大師，得法西天，盜法而售東土，是個老賊；五祖大師裡應外合，與我同謀，盜法給我，是個大賊。跟他們相比，我這個小賊還真算不得什麼！從今以後，禪林後輩還都將承襲這老賊、大賊、小賊所盜的衣法，都得是賊，可是真要想作成此賊還實非不易！」印宗法師一聽：「好，說得太好了，老衲亦甘當此賊，盜此無上法寶！」

智廣一聽，面紅耳赤：「行者真會開玩笑，那衣鉢乃五祖大師親授，怎麼能說是盜？小僧適才不過是想借此譏諷東山武僧的胡謔而已。歷來佛法與衣鉢一併傳授，法為內心密證，衣鉢乃身外之物，剛才我等雖已禮拜了衣鉢，但不知五祖大師的旨意被什麼人得去了？」「五祖旨意被能懂佛法的人得去了。」「那麼請問，您懂佛法嗎？成佛了嗎？」「我不懂佛法，也沒成佛。」「那要是這麼說，吾宗六祖豈不是一介凡夫？這怎麼能弘揚吾宗心法，重振東山禪業？」「此事只有凡夫能作，佛不能作，所以我能。」「行者所言豈不自相矛盾？」「迷者是，智者不是。」「那麼行者所說不懂佛法也沒成佛，是真是假？」「見真是真，見假是假，若有真假，終歸對待。」「那麼到底是真還是假？」「你自分別，與我何干？」智廣一聽，渾身一抖，他原以為自己舌劍唇槍能使惠能落敗，萬沒想到惠能的辯才更驚人。昔日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中，有位迦旃延號稱論議第一，富樓那號稱說法第一，舍利弗號稱智慧第一，而惠能的禪辯與機鋒兼三者而有之。你別看他不識字，可他是開悟之人，智慧無礙，絕非一般辯才可比。

這智廣不但沒難住惠能，反落得個理屈詞窮，不過惠能這番話使他怵目驚心，心中豁朗。因為佛法就是破人執著的，你有執著它就破你執著，惠能的答話都是破智廣的執著。就像大夫給病人看病

一樣，他看你得的是什麼病，就給你用什麼藥，對症了，藥到病除，他的病就好了。所以，智廣突然心中開朗，膝頭一軟，撲通給惠能跪下了。印宗法師非常高興：「智廣，你以蠡測海，妄逞舌鋒，幸好六祖大師慈悲為懷，不與你計較，還不懺悔！」

智廣他怵目驚心傲氣無  
禁不住他把惠能來佩服  
雙膝跪在地叩拜六祖  
說了聲感謝六祖指迷途  
小僧我無知冒犯求寬恕  
祖師您智慧辯才令人服  
智廣我能得祖師您指路  
真乃是幸運之極福報突出

「祖師，請您原諒小僧的無知。」印宗法師更是驚喜異常：「阿彌陀佛，敝寺有幸，老衲有緣，際遇六祖光臨，不知那黃梅五祖付囑衣法時，是如何指示、傳授？」「老法師，要說指示傳授倒是沒有，只論見自本性，不論修禪定得解脫。」「那是為什麼？」「因為修禪定得解脫還有能求所求二法，這就不是佛法了，佛法乃是無彼此對待分別的不二之法。」「如何才是佛法不二之法，乞祖師慈悲指點迷津。」其實不二之法是如如平等，而非對待分別的一實相法，惠能當即便為印宗法師詳加講解不二之法。怎麼講的？對不起，那裡面的道理太深奧，我這個人記性不好，理解能力還太差，我全都給忘了。我就記住一點，印宗法師聽完驚喜無限：「阿彌陀佛，老衲講經猶如瓦礫，行者所言才是金玉，使老衲迷塞頓開。感謝六祖為老衲指迷，恭請六祖住在寺中，為大眾師父們說法解疑，不知六祖大師意下如何？」

惠能一看，時機成熟了，當即說道：「老法師，惠能住寺可以

，但有一事請法師成全。」「祖師，何事？」「法師，惠能雖然蒙五祖錯愛，黃梅承得衣法，可至今尚未剃度出家。不知法師能否為我剃度，接引我入沙門為僧寶，使我身心皆共出家，以弘揚我佛真理。」印宗法師一聽非常高興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祖師願在我寺出家，這是我法性寺莫大的榮耀，貧僧一定鼎力相助。但貧僧有一事相求，還請祖師恩准」。